

“中国式风景——林风眠吴冠中艺术大展”今启幕

启迪全球化浪潮下的本土艺术何以面向未来

■本报记者 范昕

今天，是中法建交一甲子的特别日子。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启幕“中国式风景——林风眠吴冠中艺术大展”，以林风眠、吴冠中这两位都曾留法艺术又在中西交融中以对文化主体性的坚守而闪耀世界的艺术大家作为样本，呈现东西方文明互鉴结出的代表性成果，更启迪全球化浪潮下的本土艺术何以面向未来。

记者昨天在预展现场看到，引领观众步入展览的序厅被刷成令人振奋的中国红，以象征两位艺术大家在艺术上的开拓、革新精神。探索之初，他们都曾被不理解、备受争议，时间证明，他们始于东方、融合西方进而又影响世界的艺术之路，创造了值得回望的“中国式风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许江评价说：“林风眠先生和吴冠中先生作为东西两个传统的交汇融化的先驱者，都以自己的路，开拓了东西融合的最为宽广的时代新境。”展览总策展人、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陈翔指出，两位艺术大家的探索兼具国际视野、时代经验、本土逻辑、传统精髓、东方韵味和中国气派，不仅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贡献成功经验，也是海派文化精神的真正体现。

展览由中华艺术宫联手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上海中国画院、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结束在上海的展出后还将北上。作为总策划的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方世忠认为，京沪两地联手推出“中国式风景”大展，开启了一个主题、两种策展联合办展新模式，力求呈现出东西方艺术交融中对文化主体性的坚守，可以说是中国美术界以物论史、以史增信的有益探索。

每一件作品都是可贵探索的注脚

展览以沪上国有美术机构馆藏精品为核心，集聚京、沪、粤、浙各大艺术机构林风眠、吴冠中总计200件（组）珍贵藏品，深度梳理两位艺术大家在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基础上开辟的中西融合新航道。其中，林风眠与吴冠中成熟时期精品约占半数，还有不少作品难得一见，丰富了人们对于两位艺术大家的认识。“每一件作品都可谓代表作，无论时期、题材、类型，都呈现出艺术家可贵的探索。”此次展览的策展人项苒革感叹。



▲“中国式风景——林风眠吴冠中艺术大展”昨天提前对媒体开放。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冯晓瑜

林风眠的画，消弭了国画油画的界限，俨然一首首彩色的诗，而传统根基是不变的底色。其最为人熟知与喜爱的仕女代表作如《捧白莲的女子》《青桃盘仕女》等，最具有辨识度的芦塘鹭鸟类作品如《鹭群》《芦苇孤雁》等，最绚烂浓郁的秋林风景如《溪流》《秋》等，一一集结在此次展览。由广州艺术博物馆远道而来的《白鹭》，创作于1930年，并非林风眠标志性的方构图，让人得以窥见艺术家早期的创作面貌。画中的几只白鹭与他后期多用线条的花鸟画不同，用的是水墨渲染的技法，代表其探索的一个重要方向。创作于1940年代的《嘉陵江》，则为林风眠

早期风景画中少见的写实作品，用近景的形式表现江上渔工拼尽全力行船的场景，远景处群山用赭色阔笔涂抹出山势。《舞》是林风眠作品中颇为罕见的“敦煌”题材，出自1950年代——当时他曾直言敦煌石窟的壁画是东方最好的艺术品，更是许多欧洲大画家理想中追求而没有得到的境界。主题性作品《轧钢》《农妇》等，可谓林风眠在上海深入生活为劳动者写照的现实主义创作成果。1980年代的《仕女》，借展自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以简洁稚拙的线条绘出一小两位女子，有种儿童画般的返璞归真，折射出林风眠晚年香港时期的创作风貌。

因时代的差异，吴冠中在老师林风眠的“中国画去向何处”难题之外，还多了“油画如何民族化”的审慎思考，反映在艺术探索中便是带有明显的民族特点和东方韵味，并且透露出诗意图南的灵动和清透。吴冠中成熟时期面貌最新、影响最大、最具现代精神的一系列巨作都现身此次展览，包括其绘画生涯中关键性突破之作《长城》，代表其艺术实践重大突破的水墨作品《情结》，最具有鲜明个性的《狮子林》等。而一些未必起眼的作品，同样成为吴冠中艺术人生的重要注脚。例如，1963年的《富春江上打鱼船》，很好地处理了写实与写意的关系，画中细细的平行痕迹似书法飞白，

颇具质感，标志着吴冠中在融贯中西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借展自浙江美术馆一组10件的速写《云南行》，是吴冠中1978年赴云南写生的记录，题材广泛，以点线面为基本表现语言，勾勒出云南的风物人情，直接反映了艺术家的精神形态。这些速写与艺术家的水墨、油画对照来看，很有趣，可不止是很大作的雏形。

值得一提的是，收藏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吴冠中生前最后一幅作品《最后的春天》，首度来到上海。2010年4月，吴冠中住进医院，两个月后溘然长逝，画架上留下的就是这幅作品，还未来得及签名。画中，艺术家将春天化作细长柔软的线条、淡淡相宜的点彩，充盈着跳跃的节奏律动与迸发的生命活力。在此次展览中，这幅特别之作以水平的方式铺陈在吴冠中展区尽头，不做托裱，保持其既有的笔触与状态，也让观众近距离赏析这幅“原生态”作品，感受大师生命尾声时依然沉浸于美的创作中的恣意、自由状态。

以“中国式风景”传递“中国式审美”

徜徉在这个展览，观众如沐春风，全然不会产生懂与不懂的困惑。这是因为，林风眠和吴冠中都主张，艺术应表现生命、表达情感，服务于人类，都强调艺术中的形式美及其独立价值。

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和物，经过的事，都是林风眠的创作素材。展览中，人们能看到他在《红菊》《百合》《梨花》等作品中反复画的花，是少女，是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他在《池塘》《风景》《山溪》等作品中再三描绘的芦荡、湖滨、山林是对杭州、对家乡的记忆；他笔下的仕女总与鲜花同框，仕女是花，也是林风眠对母亲、对女性的深情致意。他画的正是人味，是生命的风景。诚如林风眠曾说：“你必须真心生活着，才能体验今天中国几万万人的生活，身上才有真正‘人’味。首先立‘人’，彻底‘人’化了，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

而吴冠中的画作则尤其记录了改革开放之后的大国视野。展览中，无论画故土的《忆故乡》还是画异国的《莎士比亚故里》，画城市的《都市之恋》还是画山村的《阿尔勒山村》，画大漠的《荒漠》还是画水乡的《照壁》，他总能以点线色的交响演奏出动人的曲直韵律，实景实物退隐，造型原则和形式美感居于首位，他画出了自己内心的风景，也画出了许多人的故乡。

两位艺术大家用真情实感创作的“中国式风景”，是天人合一的自然风光，是充满人味的社会风情，也是不忘初心的精神风骨。这种“中国式风景”传递着易于感知、毫不费力的“中国式审美”，总能予人慰藉，也因而深受大众喜爱。

围绕展览，中华艺术宫将持续推出多样性、实用性、艺术性兼具的文创商品，林风眠、吴冠中主题餐饮；同时，特别策划“跟着林风眠品中国艺术”“跟着吴冠中看中国式风景”“跟着林风眠、吴冠中赏东西方艺术”等一系列公教美育活动；开启高品质美术馆社会美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窗口和传统美学的能量供给站。

法藏敦煌文献首次在中国高清全彩出版

全书预计160册，目前已面世60册

■本报记者 李婷

研究敦煌学，敦煌文献是基础。由于历史原因，敦煌文献散藏世界各地，尤以法国所藏为精品。伯希和1908年从藏经洞带走的，大多是文书长卷，价值极高。记者了解到，时隔100多年后，这批宝藏正首次以高清彩色图录形式在中国陆续出版，高度还原原卷面貌。

据出版方上海古籍出版社透露，由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主编的大型全彩集成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已出版60册。全书预计共160册，将刊布伯希和所获、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法图）的敦煌文献P.2001至P.6040的图版，涉及文献编号4000余号，图版近40000幅，定名文献6000余种。

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共同推进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作为其中的重点项目，《敦煌文献全集》以高清全彩方式高水平集成刊布、高质量系统整理散藏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是该全集最先出版的一种。业界专家认为，这是法藏敦煌文献以出版形式的回归，为学术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将掀开敦煌学研究新的一页。

缩微胶卷或黑白图版，影响文本质量和研究

“如果以编号来算敦煌收集品的多少，依据获取顺序，排在前四位的是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俄罗斯科学

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但如果以综合学术价值占比来衡量其质量的话，法藏文献应排名第一。”荣新江说，伯希和比他先一步的英国人斯坦因精通汉语，而又比中国清政府官员和俄国的奥登堡捷足先登。

1908年2月，伯希和来到敦煌莫高窟，进入藏经洞进行翻检。他知道不能将其中所存全部带走，于是定了三个选择标准，即佛教《大藏经》未收的藏外佛典、带有纪年的写本、非汉语的文书。这之中，6世纪的早期典籍、各类纪年写本、大量藏外佛经、儒家经典《论语》《尚书》、道教文献《老子化胡经》等，对于传世文献均具有补充和重要校勘价值。《沙州都督府图经》等地理文献、寺庙账册、占卜文书、法律文书，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生活面貌。文书丰富的语言种类，印证了多彩的丝绸之路。唐太宗《温泉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拓本、欧阳询书法拓本、草书佛经经疏等书法作品，白画、经变图卷、佛像、木牌画、绢本画等精美绘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1910年4月，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献入藏法图抄本部。在随后的60多年里，只有极少数学者能够前往巴黎阅读和翻拍部分文书原件，或者获得法图与伯希和等法国学者寄赠的文书照片，或者在相关学者研究征引的研究成果中看到。上世纪70年代，法图将所藏敦煌文献制成缩微胶卷，开始为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者所利用。1980年代《敦煌宝藏》的影印本，特别是199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法图合作出版的《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册），较为清晰的黑白图版给研究者提供了更好的素材，有效推动了法藏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然而，不得不说，这些研究成果大部分依据的是缩微胶卷或黑白图版，有些朱笔的校正点记

和文字往往无法释读，有些淡朱笔所写的文字更是无法全录，多少不等地影响了此前录文本的质量和研究结论。荣新江以《李君莫高窟佛龕碑》为例，这座碑原来立在莫高窟332窟前室南侧，后来上半截缺失，下半截收藏在敦煌研究院库房里。“我们知道P.2551有这方碑的抄本，是淡朱笔抄的，这些红色笔迹在原来的缩微胶卷上完全看不到。”

从2008年开始，国际敦煌项目网站和法图网站陆续发布过一些法藏敦煌文献的彩色图片，但是许多文书的编号没有汉语定名，图片清晰度有限，一些难以解读的文本至今无人做过透彻研究。

高清彩版纤毫毕现，尽可能还原原卷尺寸和面貌

“因此，我们决定重新整理出版高清彩色版法藏敦煌文献。”荣新江说，向研究者原原本本地提供准确、逼真的图版；保持图版的原貌，清晰可读；给每份卷子准确定题，并保持前后统一的体例；最后编写学术性的附录。这是历代学人编辑出版敦煌文献时的愿景，也是他和学术团队的努力方向。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将完整刊布伯希和和藏经洞所获汉文、粟特文、回鹘文、梵文、希伯来文编写下的全部敦煌文献。其年代上起魏晋，下迄宋元，内容蔚为大观，既包括佛教典籍、道教佚书、四部文献，也包括公私文书、绢纸绘画等。

全书采用八开、高清、四色全彩形式印制，尽可能地还原原卷尺寸和面貌。过去看不到的朱点、朱笔文字、朱印现在都可以见到；部分墨色黯淡的小字和押印、背面透字，以及附页、夹行贴纸等细节，均得以呈现；绘画色彩、书法笔法纤毫毕现，纸张的颜色、材料清晰可辨；纸的染色和粘连情况、装裱形式，在全彩仿真印制方式下都得以理想展示。在写本学、书籍史方兴未艾的情形下，彩色图版为敦煌写本的物理形态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图像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在广泛吸收学术界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以荣新江教授为首的编委会对文献全部加以重新讨论，给予统一的定名；并另行编撰《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叙录》，提示写本最基本的残存状态和首尾题情况，并给出定题的文献和研究依据。

“敦煌学在国际上是显学，在国内虽日益受到重视，但整体水平仍然不够高。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敦煌文献多在国外，是其中一个。”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认为，此次荣新江教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编纂全彩版法藏敦煌文献，是一次极大的飞跃。

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荣誉会长郝春文看来，法藏敦煌文献以高清彩版形式回归，意义重大。它有助于历经早期“学术伤心史”的中国学术界进一步掌握国际敦煌学的话语权，将更好地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拓展新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也为海外文献的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提供示范和宝贵经验。

■本报记者 宣晶

《Du Plaisir（纵情欢畅）》《Vivir（生存）》《Seul（孤独）》《Changer（改变）》等动人的旋律响起，热烈的弗拉明戈舞蹈拉开序幕。1月25日至2月8日，法语原版音乐剧《唐璜》在上海文化广场连演17场，这一流传近400年的古老西方传说首次登上中国音乐剧舞台。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一批法国舞台艺术作品将陆续亮相上海。记者了解到，除了《唐璜》、《摇滚莫扎特》《巴黎圣母院》等热门法语音乐剧也将登陆上海文化广场；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将引入“巴黎歌剧院芭蕾明星精品荟萃”，呈现《天鹅湖》《堂·吉珂德》等多部大师之作；上海大剧院则将献演中法联合制作的舞台剧《悲惨世界》，让更多中外戏剧人结缘，碰撞出美妙的文化交流火花。

古老西方传说首次登上中国音乐剧舞台

唐璜被誉为西方文学史上的“四大不朽人物”之一，是一个来自西班牙民间故事中的传说人物，一位以风流著称的贵族花花公子。关于他的故事，最早可追溯到大约17世纪早期，蒂尔索·德·莫利纳所撰写的《塞维利亚的骗子》和《石客》，这一人物的基调就此奠定下来。从19世纪开始，唐璜的故事开始渐渐脱离民间传说的范本，在不同国家、领域的艺术家笔下辗转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有趣的变体。几百年来，艺术家们以不同体裁和语言对唐璜做出诠释，文学、戏剧、音乐、电影等各种样式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使之成为一枚丰富的文化符号。

音乐剧《唐璜》由法国作曲家费利克斯·格雷于2003年创作，并由导演吉勒·马修于2004年搬上舞台。该剧赋予角色现代理解，从人性角度来诠释人物故事。在剧情上，主创团队进行大胆创新，让唐璜坠入爱河。“未来就是过去。人们常常以为自己已经走了很远，但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依然停留在过去。”在吉勒·马修看来，唐璜的故事至今并不遥远，“正因如此，我喜欢与经久不衰的作品打交道，它们才是真正永恒的存在。”

法语音乐剧以其热情绚烂的舞台呈现、优美浪漫的动人旋律获得了众多拥趸。《唐璜》又注入了浓郁的西班牙风情，配合节奏感强烈的弗拉明戈舞蹈和色彩明丽的吉他音节，戏剧性地揭露了人物的内心活动。与20年前首演的初版《唐璜》相比，上海巡演版在服装上的改动

申城掀起法国舞台艺术热潮

《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接踵而至 法语原版音乐剧《唐璜》领衔，《摇滚莫扎特》

并不大，但舞美更换了带投影的LED屏幕，这也为演出增添了全新维度的呈现。“听感观感皆舒适享受，让人沉浸在男主角的性感张力中。一部舞剧含量极高、血统纯正的法语音乐剧，每个角色都散发魅力。”青年舞蹈家朱浩静看完首演后，在朋友圈如是推荐《唐璜》。

丰富舞台样式让更多中法戏剧人结缘

近年来，上海文化广场先后引进多部法语音乐剧，一次次在申城观众中掀起“法剧热潮”。2019年、2020年，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在文化广场连演多场，成为许多观众心中不可取代的美好回忆。时隔4年，《巴黎圣母院》将于今年9月18日至10月2日重返沪上舞台。该剧在音乐剧框架中融入大量流行音乐元素，将美声唱法和摇滚乐巧妙联系。而6月27日至7月14日，《摇滚莫扎特》也将重返上海文化广场舞台，带来古典感与未来感交织的奇异美。剧中，莫扎特身穿红黑相间的蕾丝西服，掩藏着一个现代人的灵魂。

与新兴的音乐剧相比，法国芭蕾更是久负盛名。在世界六大芭蕾舞学派中，法国学派尤以优雅细腻的风格和自由浪漫的气质而独树一帜。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作为“法国学派代言人”，其前身可追溯到1661年由“太阳王”路易十四创办的皇家舞蹈学院。2月23日至24日，“巴黎歌剧院芭蕾明星精品荟萃”将亮相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该场演出汇集12位芭蕾演员，呈现从浪漫、古典到现代的10部经典作品。其中，既有舞团前总监督里耶夫编舞的《天鹅湖》《堂·吉珂德》《雷蒙达》，也有巴兰钦、贝嘉、诺伊梅尔、福赛斯等大师的作品。

今年，上海舞台还将迎来一台中法联合制作的大戏。由法国国立人民剧院院长让·贝洛里尼执导、演员刘焯领衔主演的舞台剧《悲惨世界》将于3月1日至3月3日登陆上海大剧院。法国作家雨果长篇小说《悲惨世界》被称作“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人性向善的精神史诗”，短短几小时的戏剧演出要呈现原著精髓，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戏剧是活的文学。这部戏的创作过程围绕许多相遇邂逅展开，与刘焯的邂逅是最具启发性决定性的。冉·阿让的灵魂慢慢敞开，好似刘焯的一场梦，这是贯穿整台演出的主线之一。”让·贝洛里尼表示：“观众应该能够从演员身上看到自己的灵魂，能够触动内心的东西才是有诗意的。”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内页图。



(上海古籍出版社供图)